

後漢書



虞傳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後漢書五十八

虞詡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酈元水經注云武

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祖父經為

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

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

相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法曹所決皆不恨為之生立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

修之于公曰可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孫承

為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

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

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詔辭曰

祖母九十非詔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

修府拜郎中漢官儀曰修字伯游襄城人也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

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瞻欲棄涼州并

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

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詔聞之乃說

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

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

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

甚者也嗔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嗔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

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鄧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

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幸武賢皆

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邴韋平孔翟之類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

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

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

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

雄相聚席卷而東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矣也雖賁育為卒

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詔

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癰瘡也修曰吾意不

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詔曰今涼土

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

卿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

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冗散也音人勇

反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

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

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詔異其議因此

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詔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

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詔為朝歌長故舊皆

弔詔曰得朝歌何衰詔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

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

馬稜稜字伯威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

歌邪詔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詔講之知其

無能為也講當作講也朝歌者韓魏之郊韓魏上黨魏界河

也鄰昔大行臨黃河去教倉百里在榮陽而青冀之

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粒衆劫安紀兵守城畢斷天下

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

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闕與同及到官設

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

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

百餘人詔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

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

嘉靖九年

後漢傳四十八

二

衣以來經縫其結為幟幟記也續漢書曰有出市里者

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亮冠武都

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

加賞賜亮乃率眾數千遷詔於陳倉嶺谷詔即停軍不

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亮聞之乃分鈔傍縣詔

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

增倍之亮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孫臏為

魏魏麗消戰使中軍入魏地為十日我固知齊卒怯入

明日為三日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

吾地三日士卒行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

過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

三十里上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

三十里吉行五十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

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

吾竈日增必謂郡兵未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

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亮

衆萬餘攻圍赤亭赤亭在今渭州襄陽乃

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亮以為矢力弱不能

至并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

今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服曰轉數周亮

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

澁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其

衆賦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謂乃占相地執築管等三百
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
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僦難曰僦賃也奇子致
一賃而致石也謂乃自將吏立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辯沮及下
石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數十里皆燒石斷木開漕
今成州同谷縣也石也下辯數十里皆燒石斷木開漕
船道續漢書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泉木生大
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碎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
是因鑄去石遂無泥弱之患也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
是水運通利城省四千餘萬謂始到鄣戶裁為益萬及緩
聚荒餘奴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
賤十倍於前續漢書曰謂始到鄣石千鹽石八千見戶

人遷歸一郡戶數萬人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禕為司

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

孟生李閔等百官劾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謂盛夏多

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謂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

刑罰者人之街轡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昔

必有水敗尸子刑罰者人之街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

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減罪并一二

府恐為巨所奏劾劉放曰案上文三公遂加誣罪臣將

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韓詩外傳曰昔者衛

王之賢而不能進病且死謂其子曰昔者衛

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王之賢而不能進喪正堂璜我於室

嘉靖六年刊

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遺伯玉而貴之順帝省

其章乃為免司徒陶敦漢官儀曰敦字時中常侍張防

特用權執每請詔受取詔報案之而屢寢不報詔不勝

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

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

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揚震之

跡震為樊豐所諸而死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輪左校防必欲

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曰寧伏歐

刀以示遠近歐刀刑人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詔以忠獲

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

天子被江景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

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

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

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也宜急收防

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詔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

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早

上箱序曰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阿母宋

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詔之罪帝疑焉謂

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詔子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

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

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救出詔程復上書
 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
 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
 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歛詡上疏曰元年以來
 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謫罰吏
 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
 郡以走卒錢給貧貧人走卒五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
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
官五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
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構即今行鞭杖者也此
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攽曰注街走卒
又赤幘絳構案後漢志街下
有一里字又云絳構字誤 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

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

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

之枉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也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

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

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

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

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咎之而已

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

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

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

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詔好刺舉無所回容回曲也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免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有不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傅燮傳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

獲白圭乃易字焉

東漢書卷之十賈對衛文子曰一日三復白圭缺也詩云白圭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之玷不可磨也斯言

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中郎皇甫嵩身長八尺有威

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中郎皇甫嵩將喪乃棄官

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既行因一疏曰臣聞天下之

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

用十六相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瞽瞍擣

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少皞季明惡人不去則善人

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皇甫嵩傳

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人此皆豐發蕭牆而

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

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
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
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聞
豎弄權忠臣不逞誠使張角息矣黃巾變服臣之所憂
爾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
不可同器又寒暑不同時而至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
危亡之兆見皆特巧辭飾說其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
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姑費魯人有與曾參同
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人其母織自若也
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
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見
帝虎威於三夫若不詳察自偽忠臣將復有在郵之

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之秦昭王免起賜劍自裁

史記案杜禱今謂水也有其地屬陛下宜思虞舜四罪

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亦誅也反則善人思進姦

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

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

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忿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

封忠訴諸之張伯梁仲寧功高為封首靈帝猶識

變言識記也得不加罪音亦不封以為安定都尉以疾

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

後賦無內司徒崔烈以母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

堅執先議爰厲言曰新以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

爰廷辱大臣帝以問樊噲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

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

節願討當從與不耳李布猶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

日季布為中郎將單于為書姆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

阿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

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衆橫行

匈奴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鄜商別

定隴右前書漢王賜鄜商爵信成君以世宗拓境列置

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

等議曰孝武帝北據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

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

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

掖以高姑羌裂匈奴之右臂姑音而邊反○劉放曰汪

以高姑羌素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

高當作萬

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

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杜之虜得

居此地說文曰杜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

杜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不言是不

忠也帝從變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方正也格每公卿

有德為衆議所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

中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宮肅在東軍有功

不侯最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建賢理屈以副

齊心忠納其言遣弟瑛門校尉延致殺勳是謂矣曰南
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接之曰遇與
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變言未私賞哉忠愈懷恨
然燁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一作出
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劉放曰案文明當
可通但前後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
多云名知人去鄉邦祭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卹人叛羌懷其恩
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
委任治中程球球為通女奴利士人怨之漢官曰司諱功
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之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

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
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
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
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
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挺解必謂我怯羣惡爭執
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
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取
鄙不從行至秋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
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
攻郡劉放曰時北胡騎數千案文少一地字皆夙懷燮

崇禎三年刊

後漢書卷八

十一

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

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

里羌胡燮北地人故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

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

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字彥林汝知吾必

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且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史記曰伯夷孤竹君

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耻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

養浩然之志孟子曰浩然之氣也食祿又欲避其難

乎左傳曰其難也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

之勉之主溥楊會吾之程嬰也程嬰又解見馮衍傳幹哽咽不能

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寔曰成

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

天下非復漢矣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師即君也書曰作之君

師也寔素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

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勳傳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秦州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秦州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秦州

是家世二千石言漢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定

郡初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

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

懼嘗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

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

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鷂欲其鷲也廣

雅曰鷲執也蒼頡解鷲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

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

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

武威太守酒泉黃鵠被徵失期

因軍興斷盜數千萬謂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

陽以拒賊鋒阿陽屬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

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

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王魯孔常俱

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吾在曾後期

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

軒之仍令寵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旦日會

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

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發昌到

乃請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

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

昌坐斷蓋徵以扶風宋集代之續漢書集集患多寇叛

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

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

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

開立是為晉公慶父此二國豈之學于者今不急靜難之

術還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當取笑朝廷勳不

知其可也集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

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曰

音義曰右其風畜牧所在有苑勳與州郡合兵救畜官

狐槃為羌所破勳收餘眾百餘人為魚麗之陳麗音

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樂彌奉公為魚麗之陳羌精

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曰此魚麗陳法也

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表

也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句就羌別種也素為

勳所厚乃以兵扞眾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

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

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

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時

人飢相漁食勳調穀稟之調猶先出家糧以率眾存活

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

苦而反亂如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
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帝又
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

如中藏謂內藏也勲曰臣聞先王燿德不觀兵國語曰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

父諫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觀兵壹昭注也燿明也觀示也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

昭果毅祗黷武耳左傳曰武昭果毅以聽之帝曰善

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勲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

尉袁紹同典禁兵勲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

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

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

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勲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勲

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

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執貪放勲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

咸為之請勲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

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

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

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

府聚也勲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勲雖

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眾十餘萬

攻陳倉三輔震動勲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端為鷹鷄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

京兆杜楷為滅虜都尉弘農楊儒為梟擊都尉長陵第五雋為清寇都尉凡五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勲每有密事靈帝以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

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

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

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卓得書意甚憚之

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勲密相

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勲以眾弱不能獨立遂並

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揖爭禮見

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

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

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

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為

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

且汙我刀勲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啟王高宗

乃心沃朕心說後于王曰惟木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

口乎卓曰戲之耳勲曰不爾者言可以為戲卓乃謝雋

勲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

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

賻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袁洪傳

洪字子原廣陵射陽人也射陽在今楚定更有

承書曰是遠於從政為漢良吏遷句

師太尉表遠同其西城諸國土

答言西城本三十六國

大小里近速人

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書

雖在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

喜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句章縣故城在今

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至句餘其後併吳

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眾以萬數拜是揚州刺史是

率丹楊太守陳奮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

是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

是為使匈奴中郎將以是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漢法孝

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

雄秦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

者加其俸祿及又南謝廉河南趙建草年始十二各能

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魁梧壯大之舉孝廉補

即丘長即丘縣屬鄆國故城在今沂州中平末棄官

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謂超為廣陵今王

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謂超為廣陵今王

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

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

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

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

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
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岱字山崎豫州刺史孔伷伷字公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
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
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
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
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
郡太守瑁瑁橋瑁也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糾
也允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陷首喪元必無二志
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庭要言曰皆皆

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督極之卑墜其師無克作國也

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
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
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
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
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
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
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
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崇禱群神巫女巫也

營謂營攢用幣以縶風雨霜雪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傳謂告事求福也又恐賊乘凍

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勤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言洪示其禍福責以恩蓋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爲書八

洪答曰隔閭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而趨舍

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况比類述

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

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扁心

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

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

遇於塗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

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寓於紹故瞻望帳幄

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搦捉也音卓反不覺涕流之覆面

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

未。劉敞曰案文悔字無義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

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危請師見拒辭行

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昔得復

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

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

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

戰矣吳王餘昧卒欲殺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

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

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雄記云袁

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呂奉先討

卓來本請兵不養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

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惠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其

雄記布求遷洛紹微布領司諫按對外言魯還內欲殺

布使人於帳中鼓第紹兵卧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

半兵起亂斫布於被謂已死明且紹劉子瓚奉使踰時

訊問如布尚在乃開城門布遂引去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

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建者被戮

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

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

預注云是足下當見父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美

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

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世行殺子與公

以義拘其頸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

勇也崔杼遂釋之其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殺

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

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

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

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臣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

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田示無運意也但懼

秋風揚塵伯玉馬首南向伯玉字公張揚飛燕旅力作難

何志曰張揚字雅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軍事

揚志令於李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學山賊事

台張建以所將兵攻上黨諸黃巾起縣縣合聚至數千

萬人其後張曰必以燕為帥用死象奉燕改姓張中且

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為飛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

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劉攽曰浚張牛角立起案文

立當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

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

肱之臣將告歸自枚耳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

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前

彭越將其眾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光武創基兆於

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

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

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托身於盟主盟主謂臧洪策

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

焉本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
 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
 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
 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與音預可先城未破將妻子
 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
 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
 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稍為餽粥杜預
 注左傳曰餽糜也音之延反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
 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
 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

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

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

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前書音義曰缺猶冀也缺音羌志反

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

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衆

觀人屠滅悖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

父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

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

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

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惠

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柰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筭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縣之

會忿憤之師兵家所忌

前書魏相土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上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其人衆欲見威於敵者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燮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虞傳蓋臧列傳第四十八終 後漢書五十八

萬曆十年補刊

後漢書四十八

三

張衡列傳第四十九

後漢書五十九

張衡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

焉崔瑗

世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

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

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

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

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

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

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好玄經

拒謹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為本然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
 制法度故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然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
 事法度故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然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
 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孔子謂之元而
 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八
 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
 一而編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玄經五千餘言而
 傳十二篇也。劉歆曰主以三十五著撰之玄經五千餘言而
 用三十六篇也。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
 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
 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復
 二百歲殆將終乎。自中興至獻帝一所以作者之數必
 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自此以上並
 之文。安帝雅聞術善術與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

史令漢官儀太史令屬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

作渾天儀者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漢名臣奏曰蔡邕

序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

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

于渾體是為正義故靈憲作與術集無順帝初再轉復

為太史令術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從自去史

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云問非也

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後還非進取之勢也崔云觀者

之以此有遇否世命難求因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

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論語上知天命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之九

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事可

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尚書曰

俾子市惟堯舜其心愧耻若外單巫咸實守王家五

明居又曰巫咸保父王家也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文

而朝介圭作瑞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仲山南也為樊

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衮謂申伯為冢宰服衮冕

介也謂之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

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

大業易繫辭曰盛德大業五矣我富質以文

興器類雕飾為好人以與服為榮五子性德體道篤信

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論語曰

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鑽之暴滯日官今又原之日官

也左傳曰天子有日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

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夷道若必也學非所用

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

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天衢天道

思作靈憲潭深屬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

其孤技邪揭揭塞也音丘屬反詩靜風曰深則屬淺則

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屬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時之義

大矣哉莊子曰天行曼學居離於支離蓋單子金之家

三年技成而無... 參三輪可使自轉木雖猶能獨飛已

垂翅而還故棲... 蓋亦調其機而銛諸

有文王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三篇曰求言

以相刻美言以... 鳴于喬木乃全聲而王振之

之用後勳雪前... 吝婢恨不柔以意誰斬也

之不尊而患德... 之不崇不耻祿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

爵高懸得之在... 命或不速而自懷或差旃而不臻

來也旃求之無... 益故智者備而不思

固貪夫之所為... 未得而豫喪也

之盈欲虧志執... 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籃殮饌舖猶不屑

餐旌誓以之... 嫌也籃食器也殮音孫詩云有蒙蓋

介也以用也... 旌音旌也

有人焉曰愛... 以舖之愛精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

丘見而下... 之人手操地而歌之對答之辭也

不食子之食... 何為者也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日意之無疑則燕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

衣褐而襲補版或委車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

受祿也解種揭謂審威也委車築謂傳說也極音常主

輸力致庸受心有階受或渾元初基靈軌未紀言凶分

錯人用瞳朦此二字作瞳朦從目是也此誤黃帝

為斯深慘有風此言夫晤也○劉攽曰案蔡邕亦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

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史記曰黃

策舉風后力救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

羅日月星辰春秋內事曰黃帝師以風后風后善於伏

義氏之道故推演陰陽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年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

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頊而申理之日

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

屬人神雜正黎司地以屬人重黎乃命南正重司天以

子人各有能因執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

事不並濟也左傳郊子謂分也伯氏而鳥師至也青鳥氏司

啓也丹鳥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

日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食重者有芒該為季收

修及熙為玄冥四叔分畫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夏至

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日南極而影長夜

六十刻晝四十刻也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尺夏

至晷長尺五寸謂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也該備夫玄

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涵泥而潛蟠避

言也義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

注國語曰公且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

不從有人之不理尹正也道行言道者非也仲尼不遇

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耻一物之

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衡集考字作矣

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謂附也公羊

旒然旒旒旒言為燭政縣縋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大

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鄭鄭伯使魯連係箭而聊

城施柝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為書係箭

也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張儀說諸

秦為橫蘇秦往則從蘇秦往則合蘇秦為橫蘇秦往則從蘇秦往則合咸以得人為臬失士

為尤臬猶勝也猶六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前書曰樊

乃對關直入流涕病惡不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

高祖踞洗以對鄧生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

合義兵誅無道不且謝之當此之會乃龜鳴而鼈應也

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謝之當此之會乃龜鳴而鼈應也

喻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

日龜鳴野鼈應於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

也而除其害也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

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謂書音義

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文記夫女寇死而應龍翔

著功臣等傳粲然各有第序也夫女寇死而應龍翔

洪鼎聲而軍容息女寇也夫女寇死而應龍翔

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

不得復上所居不用妖亦也音步未反聲溽暑至而

或作蟄容或作客衛集客作害並未詳也

鵝火棲寒水西而龜鼉蟄棲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土

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今地皇溽宣洽海外混同萬

比持鵝火退於酉西疑也

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復尚何功之可立續今

分文契也并共言交通也周書曰元賣買者質劑焉

天市以質小市以劑鄭玄注云

日質短日劑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吳

南音子反

冀其二哉左傳曾叔孫若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功禹契也立言史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

攬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茲羣世易俗異事執件

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易繫辭曰通其斯契也

而求劔守株而伺兔也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

契其舟曰是吾劔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劔不行若此求

劔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

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異復得免為末國笑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

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史記曰越王

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捷

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此為冒愧逞願自取敗也捷

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

捷疾也歛

印否有須者也

前書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

日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須我友印我也須

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

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姑亦奉順敦篤

天啓三年刊

後漢傳四十九

七

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姑且也休美也吝耻也不見是而

不憚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憚猶悶也易曰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又曰居上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

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

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

台謂之三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

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執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

即老彭殷賢人也睨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衡集

作矢談矢亦直與世殊技固孤是求技巧也音伎本

也義亦通也

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為輪

扁音皮砭反莊子曰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

其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

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

於臣言泚曼屠龍既無所用輪扁斲輪亦不能教人也

悲爾先笑而後號也龜墓也音胡媯反周易旅

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晉樂氏之力位曰督戎

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

從者秦孟明日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若敢

無攻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死節效貞高相也

嘉靖八年刊

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致之蘇武使捕且以飛增送
句奴中杖節卧起節毛盡前書捕且以飛增送
巧詹何以沈鈞致精列子曰蒲且子之弋鳥弓繳又乘
詹何以獨燕絲為綸芒針為鉤刺藤為竿刻粒為餌
盈車之魚周禮曰增矢用弋射都玄注云結繳於矢謂
之增增亦秋以棊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其即所
高也秋名也孟子曰奔秋通國之善弈僕進不能參名
者又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也善弈僕進不能參名
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功也謂太上立德其次立
下列下列且不可庶幾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二立
之流也臣賢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衡集立字多作
匹非也數子謂愍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楚左史
雙豹以下也
三皇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爲三墳五
勳唯欲立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社史前書陳方訓

柱下爲工應劭曰老子爲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爲上也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

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陽嘉元年復造

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負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

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

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蟾蜍蝦蟇也

音時占反蟾音時諸反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

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

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

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

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

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

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

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

德泥蟠傾覆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蟠音薄寒反廣雅曰蟠曲也揚雄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

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

之也倥音口弄反倥音子弄反埤蒼曰倥倥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親履艱難者知

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

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

和灾肯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景嚮而應

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

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事見官者傳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

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

性流遜忘反豈唯不自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

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

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楚辭曰前而顧後援鏡自戒謂引鏡而自戒勅

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貴寵之至眾所屬仰其有愆充

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背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

降其禍辟也辟罪也頃年雨澤不足思求所失則洪

範所謂偕恒陽若者也恒常也云君行常差則常陽順也孔安國注洪範

則多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

年京師地震土裂順帝末建三年裂者威分震者人擾

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

竊懼聖恩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

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

干而國天鑒孔明雖踈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

見所章以復往悔軍改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

恩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周禮太

柄詔王取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刑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恩從上下事

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

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

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術以圖緯

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

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

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入卦之宮每四乃遷於中央

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

陰入陽起于坤宮又自此而從於太一

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太一

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

乾宮又自此而行則同矣上遊息於太一

星而從於離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經天驗道本
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
之言前書曰齊肅穆明者神或降之在其所因者非一
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言讖書
嘉靖八年九月

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
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侯勝駐孟之徒以道術
立名其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閣定九
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也
莊弘字孟魯國著人
議郎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學與劉向子行傳說宣帝時
為太子太傅又成家時有學徒劉向子行傳說宣帝時
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尚書
家墨家雜家農家見藝文志並無識說也
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也而春秋識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
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
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衡集云班與墨翟並
當子思時出

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前書武帝始置益州其名三
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
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
往者侍中賈逵擅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
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綱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
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
無所容篡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
容竄又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
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知博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
流俗本多作願傳者誤也無所容竄謂不容妄有增加
也莊子曰竄句籍薛績漢書亦作竄本作篡者義亦通
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
嘉靖八年

版通如日月以自謂其謂宋景公問孔子曰

非謂見王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効而復采

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求建復統則不能知帝即位

年也復統謂廢而復此皆欺世固俗以昧執位情偽較

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

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謂家也謂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

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韓子曰客為齊

難對曰狗馬最難執易鬼魅最易狗宜收藏圖識一禁

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

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

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闕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

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

賦玄道也德也老子曰以宜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之

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玄訓道德之訓也論匪仁里其

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論語曰孔子曰里仁為美宅不潛

服膺以永覲兮綿日月而不衰說文曰膺膺也禮記曰

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自修

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

志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團團垂

天啓二年刊

日心之憂矣
如或結之
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夜光美

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也
玉瓊枝玉樹以喻堅貞也
縞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

江薜案縞音租緩反字書亦纂字也纂繫也諸家音並
離即芎藭苗也楚辭曰扈江薜與薜芷
今紉秋蘭以為佩皆取芬芳以象德也

美襞積以酷裂
也塵久也邈遠也虧猶歇也衣服芬芳
既媵麗而鮮雙

今允塵邈而難虧如曰酷裂淑郁又曰襞積寒皴允信

今非是時之攸珍攸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媵好也

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反陋兮敢

怠皇而舍勤怠惰也皇暇也舍廢也幸二八之遙虞兮喜傳說之

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二八八元八凱也遙遇也音五

故及虞虞舜也尚慕也恫痛也音何孤行之熒熒兮才

不羣而介立感鸞鷲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山海經曰女林

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眾偽之冒真且獲譴于群弟兮

啓金滕而乃信旦周公也讒謗也信音申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謗言云公將不

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熟朱獲天大雷電以風

禾盡偃成王與大夫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

忠於國家也事見尚書
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

危身蒸衆也僻邪也辟法也詩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

可與言已曾重也羌發語辭也言私湛憂而深懷兮思

續紛而不理湛音沈續紛亂貌也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

萬曆十年補刻

後漢傳四十九

十四

改執雕虎而試象兮貼焦原而跟止也雕虎有文也貼臨

踵也戶子曰中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擾右執雕虎唯

象之朱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

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太行之擾也跡賤者義

之雕虎也吾日試之矣又曰昔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

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言國莫敢近也夫義之為焦原也高

獨却行削踵焉此所以服言國也夫義之為焦原也高

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德言躬履仁

義而避險難亦足以服一代之人也

庶斯奉以周旋兮

要既死而後已左傳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俗遷

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園方化變也

謂蕙芷之不香蕭蒿也蒿篋也蕙芷並香草也貴蕭艾

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褻以服箱斥遠也西施越之美

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褻古之駿馬也要音於較反褻

也言辭遠美女又以駿馬駕車並不能服也箱車

行跛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不

被也離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

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船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

無舟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温恭之蔽衣

兮披禮義之繡裳襲重也周禮黑與青繡

謂之蔽五色備曰繡辯貞亮以為馨反禮記曰

兮雜技藝以為珩說文曰辯交織也音蒲殄反禮記曰

後漢書曰

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璜佩玉也

璧曰璜言佩服之盛也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

美喻道德之盛也

也棲遲游息也耀靈日也楚辭

日耀靈安藏言年歲之蹉跎也

恃已知而華予兮鷓鴣

鳴而不芳名喻讒人也廣雅曰鷓鴣

布穀也楚辭曰恐

後漢書曰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鷓鴣之先鳥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也言情知己以相榮反遇讒而見冀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為霜三秀芝草也楚辭曰采三秀於

山間說文曰適迫也方時秀遇霜喻以賢被讒也時時疊疊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疇誰也仇偶也謂四時更進而代序反

想依韓以流亡曰歎也妒忌也媢美之音胡故反楚辭曰媢目宜笑言嫉妒者憎惡美人故難

與並也韓謂齊仙人韓衆也為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羨韓衆而得一流由謂流遁亡去

也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兮

即岐吐而據情岐吐山足也周文君為我端著兮利飛

道以保名文君文王也端正也楚詞曰詹尹端策拂龜

訓曰適而能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下乾上

折而不營道上一九變而為咸咸感也咸卦艮下兌上從

三至五為乾易說卦曰乾為冰兌為天蓋高而為澤兮

誰云路之不平乾變為兌乾為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天高尚為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天為澤

也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故曰玉階嶢嶢高

峻兒嶢音堯懼茲天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左傳晉

策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筮之未盡復以龜卜之也遇九

臯之介為兮怨素意之不逞詩小雅曰鶴鳴九臯注云

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也龜經有棲出所為也自

警天兮據冥翳而哀鳴反實騁高遠也周鴟競於貪婪

兮我脩絜以益榮以鵬鷲鷲鳥也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

氏而後寧子謂衛也有故於玄鳥謂卜得鶴兆也易曰

言子歸母氏然後得寧猶臣遇賢君占既吉而無悔兮

簡元辰而傲裝侮也叙整也元辰吉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

髮於朝陽晞乾也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陽楚

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瀝液微流也咀嚼也

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翔飛也音奏八荒反走

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帝紀曰少昊邑于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

而粟輕道真謂道德之真班固幽通賦曰矧沈躬於道

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鼇大龜也列子曰勃

中有五山一日岱與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

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訴於帝使巨鼇

不動抃音皮媛反楚辭曰鼇戴山抃說文抃擗手也

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

仙草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名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

宿乎扶桑扶桑日所出在陽谷中其翳青岑之玉醴兮

餐沆瀣以爲糧爾雅曰山小爾高曰岑郭璞注曰言岑

也糧或作糧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山海

崑崙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四十九

十七

下文云梓巫咸以占夢占嘉秀以為敷是也衡案注及
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為發昔
夢也臣賢案衡之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即先往東
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賜谷扶桑之地崑崙
乃西方之山安得已往岷嶓見木
禾乎良田尋究不精致斯謬耳
朝吾行於賜谷兮從

伯禹於稽山賜谷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禹代鯀
為崇伯故稱伯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

會計理國之道故更集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左傳曰禹念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
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

曰敢問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指長沙

下者其守為神食言謂後至也爾雅曰食偽也

以邪徑兮存重華平南鄰長沙今潭州也從稽山西南
向長沙故云邪徑存猶問也

重華舜名葬於蒼梧在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儻處彼湘

長沙南故云南鄰也

瀨二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翩連翩也儻奔也瀨水涯
也瀨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

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衡阿兮睹有

顯頊之子祝融也為高辛氏之火正葬於衡山地毀也

崩毀其墳得管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卬州而愉教

丘尤頭圖焉有九部八記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震土正南中
州曰深土西南成州曰為土正西兗州曰開土正中冀

州曰白土西北甘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齊曰

北咸州曰隱土正京州曰信土論樂也教遊也

中于昆吾兮憇炎天之陶陶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
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在

名在南方憇息也東方燄神異經曰南方有火揚芒燄

而絳天兮水沄沄而涌濤音必過反去音胡大反云音
音必過反去音胡大反云音

戶昆反並温風翁其溽熱兮愍鬱邑其難聊也温風炎風
水流貌也

曰南方之極自此戶之野二萬二千里怒音

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能獨也音苦骨反不顧金天而

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余天氏西方之帝前祝融使舉

麾兮纚朱鳥以承旗緊也音山綺反朱鳥鳳也躔建

木於廣都兮拓苦華而躔建也拓猶折也淮南子

馬楚辭曰折苦木以拂地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

歲兮曾焉足以娛余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

之殊風兮從葶收而遂徂九土九州也葶收西方神歆

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音稅說文曰蟬蛻蟬所

解皮也言去故就新若蛻也朋猶侶也精粹美也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

中野蹶音厥鄭玄注禮記云蹶行處之貌也淮南子曰

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皮毋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

之山曰閼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

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入極是雲是雨天下人門之

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台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

渚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

華山之北也臨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子號呼

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

得水仙為河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

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度處靜之使無波濤也權

天啓二年刊後漢專四十九十九

注為河伯龍魚秦文伯下當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佯

而延佇帝軒黃帝也燒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相近未歸謂黃帝得仙升天神靈未歸相佯猶徘徊

也咽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咽者許吏反爾誰曰咽息也蓁蓁茂

盛貌出海經云北望河林其壯如舊傳美也詩國風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衡觀河洲而

思之黃靈詹而訪命兮摻天道其焉如黃靈黃帝神也爾雅曰詹至也

訪謀也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日黃帝答言六籍六經也

神遠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遠道也爾雅曰覆審也疇誰也謨謀也

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昆兄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病七日化而

為虎其兄規之虎搏龜令蜀王名也令音靈殪死也禪傳位也引長也楊雄而殺之不知其兄也龜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

龜令蜀王本紀曰荆人龜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

見蜀王杜宇杜宇古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

帝號復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錯交錯也司命天神也春

秋佐助期日司命神名為威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寶號多髭癯瘦通於命運期度晰明也協韻音之逝反

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庶寶謂孝文寶皇后也繁庶

以賜諸王寶姬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遺宦者吏必置

乃行至代王獨幸寶姬生景帝後立為王肆侈於漢

庭兮卒銜恤而絕者王謂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前書

法駕迎后于第及莽篡位后嘗稱疾不朝會莽誅后自

也尉尫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構武尉謂都尉顏駟也

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

萬曆十年補刊後漢傳四十九

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董
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也
弱冠而司衮弓設王隧而弗處董賢字聖卿哀帝時為
服也時哀帝令為賢起家至尊無以加及帝崩王莽殺
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也禮記曰二十日
也弱冠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
兮豎亂叔而幽主穆魯大夫叔孫豹也謚曰穆牛謂豎
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齊夢天壓
已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
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
使為豎有寵及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曰夫子疾病
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文斷祛而忌伯兮
閨謁賊而寧后晉文公也祛袂也忌然也伯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呂甥
冀芮等寧安也后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
於蒲城公踰垣勃鞞斬其祛及公入國呂甥黃姑世作
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王城後呂甥伯楚勃

見國語也事通人關於好惡兮豈愛感之能剖于文公等

聞於好惡謂初悅豎牛後以餓死始恐勃鞞終能告賊

亂伯楚也言通人尚爾於好惡况變寵一晉或者豈能分

者胡乃使蒙恬北禁長城以為外備而不知或釐賄而

違車兮行產而為對輦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子也

同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

借而與之期三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焉

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

竈顯於言天兮吉水火而妄評爾雅曰評告也左傳曰

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

事請八生與

子而事乃親所睇而弗識乃知曲實之可信梁叟梁國

丁當也睇視也矧况也呂氏春秋曰梁也有黎丘鄉

有大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

之文人醒謂其子曰吾為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故其

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文人

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書音母綿攀以津已乃思

義曰江東人以物挿地中為事也津音胡鼎反衡集注云津

百憂以自疚綿攀猶牽制也津音胡鼎反衡集注云津

引也言勿牽制於俗引憂於已詩曰無思

自重乃彼天監之孔明兮用禁忱而佑仁也監視也孔甚

誠也佑助也言天之監人甚明唯輔誠信而湯蠲體以

助仁德也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棗忱而湯蠲體以

禱祈兮蒙庇視以拯人禱福也帝紀曰湯特旱大也

年嚴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

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牲禱於桑林之社果大雨言蒙天

大福以拯救人也景三慮以營國兮榮惑次於它

辰景宋景公也二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疾司馬子韋

曰榮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祭之可移於相公

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真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

理兮鬼元回以敝秦魏顛魏武子之也亮信也也左傳

曰晉魏顛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

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顛曰必

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

吾從其治也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兀杜回躡而

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

治命余是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尚書曰咎

繇邁種德

注云邁行也種布也英六並國名咎繇能行布道德子

孫茂盛封於英六帝王紀臯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

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城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而

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

已毓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寄生獨榮

於桑之末本草經桑子寄生一名寄屑一名寓本

天啓三年刊

後漢傳曰一七

二二

一名死童以喻咎繇封於英
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
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

而不復言咎繇絲布德行仁慶流後喬詩
言咎繇絲布德行仁慶流後喬詩
蓋遠迹以飛聲

今孰謂時之可蓄蓋何不也蓄猶待言何不遠遊以仰
飛聲譽誰謂時之可待言易逝也

矯首以遥望兮魂惻惻而無疇惻惻猶
惻惻猶

兮將北度而宜遊徧迫也
徧迫也

不流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大海之極有凍寒
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大海之極有凍寒

石磴說文曰磴磴霜雪之貌也蓋古字磴與
說文曰磴磴霜雪之貌也蓋古字磴與

永至今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

糾玄武謂龜蛇也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殼龜甲也
玄武謂龜蛇也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殼龜甲也

魚脊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脊棘也并猶聚
脊棘也并猶聚

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歎而增愁太陰北方
太陰北方

幽顛顛之宅幽高陽氏
幽高陽氏

也楚詞曰
楚詞曰

也山海經曰
山海經曰

也都相視也
都相視也

也宅朔之方
宅朔之方

也絡酒經
絡酒經

也水炎火之
水炎火之

也門之絕
門之絕

也我兮驚
我兮驚

也之洞
之洞

也之洞
之洞

也之洞
之洞

詩曰魯季子子季獲之岳中有蟲若羊道恍忽於地

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形貌忽也出若密之聞野兮不識蹊

之所由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北曰密山

之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方之神也燭龍

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燭龍可以照明

瑶谿之赤岸兮吊祖江之見劉鍾山之東曰瑶岸又曰

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是與欽碼聘王母於

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也蓋進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

芝戴勝愁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丘有人戴勝虎齒

慈尾坑廣名曰西王母慈相傳音宜觀反杜預注左傳

此清近也與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詩含神

華之山上有明星王女主持玉咸姣麗以蠱媚兮增

眼而娥眉音好也音古巧反蠱音野謂妖麗也媵予

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桂徽音主婦人之上謂妍婧也

婦人之徽謂之補邪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礚以遺

光言的光彩射人也獻環珉與璵璠兮申厥好以玄黃

並言玉佩也謂總謂也尚書曰鳳雛玄黃言玉女

贈以謂也雖色豔而賂美兮忘浩湯而不嘉賂或作

廣也楚辭曰不以王之及遺為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

詩而清歌文而王文崇也歌曰天地烟燼百

嘉年利美日心

嘉

嘉

升含鳴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

易繫辭曰天也地也 處女也懷思也 莊子曰張氏字若處子詩曰有女懷春

何淑明忘我實多 如何善也詩曰如何 將荅賦而不暇

爰整駕而亟行 力反王即上所謂水折不登也音瞻崑崙

之巍巍兮臨繁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巨螭龍之

飛梁 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 飛梁 曰砥謂水中高地以龜負之可以架橋也

登閼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牀 閼風名

有會城九重高萬一千里上青不死樹在其西今以不

屑瑤絜以為糝兮斟白水以為漿 瑤絜也楚辭

以占夢兮迺占吉之元符 既使也音普耕反又補耕反

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彭巫謝等十巫衡滋令德於正中

兮含嘉秀以為敷 滋茂也淮南子曰昏張中則務種穀

而孰得時之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 穎稷也

也言禾既垂穗顧本人亦當思故居也 淮南子曰孔子

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首禾乎

高誘注云禾遂向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 且

也懿美也 戒庶寮以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迓 僉皆也豐

廬猶居也 豐隆雷也軒聲也音普

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暉其照夜 豐隆雷也軒聲也音普

庭列缺電也 雲師黶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 雲師屏翳

也暉光也 音徒感反爾雅曰暴雨謂之凍沛雨貌也 羲琯與而樹

塗協韻音徒故反楚辭曰使凍雨兮麗塵 萬曆十年刊

萬曆十年刊

葩兮擾應龍以服輅郭璞注云輅反爾雅曰載轡所謂之輅

瑀以玉飾車也樹立也葩華也於車上百神森其備從

兮屯騎羅而星布周頌曰懷柔百神也屯從也振余袂而就車兮

脩劍揭以低昂脩長也揭也冠号号其映蓋兮佩紕纒以

輝煌号音五各反一作岌並冠高貌也映蓋謂冠與車

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八乘八龍也楚辭

攄猶氣旋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氣天氣也旌旗

楚辭曰倚結軫兮太息軾音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

也楚辭曰倚結軾兮太息軾音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

而不忘欲遊於天上故云赫戲盛貌也衛鮒編歷四海方

之左青瑀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瑀青文龍也捷

蓋也素威白虎也禮記曰左青龍前長離使拂羽兮委

水衡乎玄冥長離即鳳也水衡官名主水官也玄冥水

也皇屬箕伯以函風兮激泐泐而為清合也伯風師也禹

玉鸞之譽鸞鈴也在鑣鸞聲也音嚶涉清霄而升遐

兮浮蔑蒙而上征霄雲也蔑蒙氣也蒙音莫孔反上征

撒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翼翼飛貌戾至也

皇判烈其揚靈王逸叫帝闕使闕扉今觀天皇于瓊宮

關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雄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

以彤彤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

也融融姜出賦大隊之外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

思終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建也惟

盤逸之無斂兮懼樂往而哀來音盤樂也逸縱也數厭也

畢也莊子曰樂未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素

琴大容黃帝樂師念哉我飛逸樂也既防溢而靜志兮追

我暇以翱翔益滿也治及也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

之閭閻紫宮太微並星名也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

閣之鏘鏘史記曰天閣旁一日曰王良高閣道星也

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並芒罔車畢星也幕幕

威弧之撥刺兮射藩冢之封狼弧星名也易曰弧矢之

大也狼星名可圓曰觀壁壘於

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礅壁壘也史記曰羽林軍西

音普部反狼音乘天潢之沉沉兮浮雲漢之湯湯

漢記曰王良兮有入星絕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列流兮

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通皇招搖攝提星名也列音居流

日月也五緯五星也綢繆偃蹇天矯以連卷兮

叢頰風以方讓音翺翺自恣之貌也有汨膠戾沛以罔

嘉靖大生刊

後漢傳四十九

三

象兮爛漫麗靡貌以迭過鹹音一六反汨音于筆反

貌也蕤音亡小反凌焉音徒郎反之硠音康蓋奇苦踰鹿音鹿於寤寤兮音寤寤貫倒音京而高

雷聲也蓋反音焉音電音貌音狂音疾音也

厲音宋均注云蒙頭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它適也實幽實

也貫穿也前書谷永上書曰登遐倒景音義曰在廓盈

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厲音屬也廓盈

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顧盼兮臨舊鄉

之暗音藹音春秋運斗相曰北斗第六星為開陽悲離居之

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反詩國風曰勞心悄悄魂眷

眷而屢顧兮馬倚轡而徘徊也雖遨遊以愉樂兮

忘慕之可懷輸音通疾出闔闔兮降天塗乘颺忽兮

虛無天門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續聯翩

兮紛暗曖倏眩眩兮反常間混疾貌也眩音縣眩音又壽

昔之逸豫兮卷滄放之遐心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脩

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楚辭曰退將復脩吾初

清絮之服也娑娑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紛以從風御

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以六藝為車而駕之也

結典籍而為罟兮歐儒墨而為禽罟網也音古儒家子

謂墨翟胡元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

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崙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

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

萬曆十年補刊後漢書四十九

山盤乎欽峯山貌峯音今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

若厲以省讐兮懼余身之未勅也共音恭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也懼也厲病也勅整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慝慝慙也音女六反

墨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老子曰上德無為不出戶而

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系曰天長地

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

幾何願得速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六區謂四方上下也超

踰騰躍絕世俗颺颺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栢

舟悄悄吝不飛階升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奮翼

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時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

而為宦者所讒故引以自諭也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

遠遊使心攜松赤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

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

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

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

七月七日待我緜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巔望之不得

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字林曰峙踞也謂得仙高踞也離附也攜離也回志竭來從玄謀

也謂得仙高踞也離附也攜離也竭去也音血列反謀或作謀謀亦謀也音基字從其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出

為河間相河間王名政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

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

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為不能
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
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間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
二篇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
駮等著作東觀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
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
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微官守竊貪
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
嗣永永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
事衡集其略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止帝不記

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立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又以為
周書曰乃命夔皞潔潔清清三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
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八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
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
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
也碑文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
靈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靈運情機物有
生不能參其智地動物謂作侯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
記曰德成而上執成而下禮記量斯思也豈夫執而已

哉何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藝不成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為三才而性靈多蔽罕能

知天道也近推形筭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也晰音

制

張衡列傳第四十九終

後漢書五十九

馬融列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五十一

馬融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集云茂陵人將作大匠嚴

之子嚴援兄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掣恂以儒術

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三輔決錄注曰恂

文隱於南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

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寇虜颺起邊方擾

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左傳曰叔向云道殣

音融既因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

嘉靖四年刊

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列其喉愚夫不為韓詩曰言不
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其生者之羞滅無賢
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騰召四年拜為校書郎
中謝承及續漢書並云為請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
后臨朝騰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
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
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
可廢五才金木水火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元初二
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廣成苑在今臣聞孔子曰
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而界界猶是以蟋蟀

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詩國風序曰

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萇注云
已甚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以
為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
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究其死矣他人是愉言僖公以
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言文夫樂而不荒憂

武之道須折衷也樞音謳才當作財

而不困左傳曰吳李札聘於魯魯為之歌頌季先王所

以平和府藏願養精神致之無疆韓詩外傳曰人有五

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
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量腸之府也胃者五穀之
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盛之府也
也膽者積精之府也膀胱者湊液之府也

故憂擊鳴

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憂敵也音古八反形

七刻以木長盡櫟之所以止樂擊祝也象桶中有推柄
連底搖之所以作樂見三禮圖球三聲也虞謨舜典也

詩小雅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又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厄運

謂安帝即位年也厄運謂地震大水雨雹之類

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

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

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

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

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

也臣愚以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

祥應時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

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

鐘鼓之音歡欣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

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

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

韃橐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

韃以藏箭橐以藏弓韃音紀言反橐音高

禮記孔子曰武王剋殷倒載于戈包以獸皮名之曰建橐鄭注云建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

議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

之臺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

左傳

鄭子太叔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杜預注曰雷霆震耀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又朱子

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典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自黃

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鄴郊

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

鄧周文王所都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爾

雅曰春獵為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

詩詠囿草樂奏騶虞

韓詩曰東有囿草駕言行

狩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五犯于嗟乎騶虞毛萇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周禮大司樂王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摠風雨

之會交陰陽之和

周禮曰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揆和也乃建王國焉天邑謂洛陽也

厥靈囿營于南郊

揆度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言作廣成苑以比之

徒觀其垆

場區宇恢昭曠蕩積負勿罔寥豁鬱泱

蕘音耿泱音烏

也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法環瀆右轡三塗左概

嵩嶽

陸音欺於反上林賦曰江河為陸郭璞注曰四山谷遶禽獸口陸爾雅曰轡視也音馬板反三塗山

名在陸潭

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澹資以滎洛

衡陰

衡山之北山海經曰雉山澧水出焉東曰衡山多青腹

地里志云雒縣衡山澧水所出在今鄧州向城縣北王

屋山在今王屋縣北周禮曰豫州其浸波澨其川滎洛

水經注云澨水出黃山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又云波

水出欵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

者今在汝州魯山西北滎水在滎陽縣東

金山石林殷

起乎其中蛾蛾磴磴鏘鏘唯唯隆窈窕回嶠峴錯崔

金山

金門山也水經注云在澠池縣南石林大石山也一名

萬安山在河南郡境薄云洛陽縣南大石山中有雜樹

木有祠名大石祠山高二百丈也殷音於謹反磴音

五來反唯音徂回反嶠音隅峴音魚軌反並高峻貌神

泉側出丹水涅池恠石浮磬耀焜于其陂

爾雅曰沈泉穴出穴出則

出也丹水涅水在今鄧州恠石恠異好石似玉

者浮磬若泗水中石可以為磬也耀焜光也

其土毛

則摧牧薦草芳茹甘荼

毛草也左傳云楚芋尹無宇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摧相傳音

角摧牧未詳莊子曰麋鹿食薦一曰草稠曰薦茹

菜也爾雅曰荼苦菜也詩曰堇荼如飴飴亦甘也

苾萋

芸菹昌本深蒲 此音紫其音其爾雅曰菹月爾郭璞汪

云似首菹菹音魚云都反廣雅曰菹菹也其根似茅

菹菹荳蕪荷芋渠 芝菹草也禮記曰芝菹菱根而

禮記曰菹荳粉榆鄭注云荳菹類也蕪荷苗似薑根色

紅紫似芙蓉可食芋渠即芋魁也一名蹲鴟大葉根可

也 爾雅曰蘇桂荏方言曰蘇亦荏

水中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荅山慈格與荅占字通菹音

子間反即巴菹一名芭蕉于軒于也一名猶生於水中

矣 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

玄猶幽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旱曰椿梧栝栢柜柳楓

楊 並木名也栢音矩 豐形對蔚峯嶺慘爽 並林木貌也

嶺絕高曰京藩亦蔽也建木長木也 對音徒對反

巖音吟慘音所金 翁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瀼確扈

反爽叶頤音生 鋪音敷確音以揆反郭璞注爾雅云草

蕪熒惡可殫形 木花初出為筍與確通其字從惟本作

從荏者誤也扈音戶蕪音胡瓦反字從圭並花葉貌木

音 鳥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

爾雅曰十月為陽孫炎註曰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

之動物縲橐四野之飛征 擊擊也子由反周禮職方氏

豫州圃田貴州孟諸兖州大野雍州茲蒲幽州獫養冀

州楊紆并州昭余祁鄭玄注云澤無水曰藪動物謂禽

獸縲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縲落也國語曰縲於

走也 飛征飛 鳩之乎茲園之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鄙駮諫

天啟三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五

謹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場聚也敦音屯亦積

聚也鄙駭獸奮迅貌也鄙音普美反駭音侯韓詩曰駭駭侯或羣或友眩亂也叶韻音玄隸首黃帝時善算者也陳子陳平善於籌策也於時營圍煇廓克斥川谷

昏亂也言禽獸多不可算計

罕置羅絜彌綸阮澤阜牢陵山罕音浮雉網也置兔罟也羅絜網也音力官反

並見爾雅阮音苦庚反蒼頡篇曰阮壑也阜牢猶牢籠也孫卿子曰阜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也諸本有作牢柵者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巳為堅周禮非也

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

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驥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

鳶之修橦陽朔十月朔也疏鏤謂彫鏤也周遷輿服雜記曰玉路重較也金路玉路形制如一六駕

六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驥馬名左傳云唐成公有兩驥驥馬周禮曰馬高八尺曰龍禮記曰孟

冬乘玄輅駕鐵驪今此亦順冬氣而乘玄也郭璞注爾雅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注云旌夏大旌也揭舉也音渠列反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也音緣鳴則風動故畫之於旌旗以

候埃塵也橦者旗之竿也音直江反曳長庚之飛髻載日月之太常棲招

搖與玄弋注枉矢於天狼長庚即太白星髻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毛也太常

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周禮云日月為常招搖玄弋天狼並星名也枉矢妖星蛇行有尾曰赤蓋於旌旗也○劉攽曰案妖星可見尾目而已又言其赤羽毛紛

其彰馳揚金變而拖玉瓊彰馳羽旄飛揚貌也彰音必田反馳音羊救反蔡邕獨斷

曰金變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鬣前變音無犯反一音子公反壤馬帶以玉飾之音襄屯田車

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旒摻其如林錯五色以摛光

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文既同言徒眾齊同也旒亦旃也音古會反左傳曰旒動而鼓摻音所金反與森

天啟三年刊

字同○劉放曰注我清氛埃埽野場誓六師搜雋良野

謂除其草萊令得驅馳也左傳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

攻馬同教達戒通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

司馬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

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雅曰我車既攻我

馬既同毛萇注云攻堅也同齊也戎伐咎鼓撞華鍾獵

徒縱赴榛叢咎鼓大鼓也音公刁反徽嬺霍奕別驚分

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嬺音呼獲

貌風行雲轉旬磔隱旬黃塵勃滃闐若霧昏磔音苦蓋

宏反並聲也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翳昧反音火

勁勇程氣標狡勇捷狗馬角逐鷹鷂競驚驍騎旁佐

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緝狽蹶特肩脰完

擣介鮮散毛族枯羽羣緝繫也與胃通音工犬反狽蹶

力言曰吳楚之間或謂矛為鏃音楚江反韓詩齊風曰

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脰頸也謂中其

頸也脰音豆完羗野羊也臣賢案字書作脰音戶官反

與完通楷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作從于即古文攬字

謂攬然後飛鋌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殫竄

伏扔輪發作梧韉鋌子也鄭玄云質正也正音征扔音

也梧支梧也音悟謂支著車也韉扔摧也言為輪所摧

車軸頭也音衛謂車軸轉而殺之殺及狂擊頭陷顛碎

獸不得豫禽不得瞥殺亦及也音丑戀反瞥視也叶韻音

正例反或夷由未殊顛狽頓躓蟬蟬克衢塞隧葩

華萍布不可勝計夷由不行也未殊謂未死蟬音而克

反說文曰動也蟬音似林反亦動貌

也若夫驚獸殺蟲侏牙黔口大匈哨後緼巡歐紆負隅

依阻莫敢嬰禦爾雅曰駁如馬侏牙食虎豹黔黑也用禮考工記曰大匈聞後有力而不能走

鄭玄注曰燿讀曰哨哨小也音稍緼巡乃使鄭叔晉婦並行貌也緼音於粉反櫻迫也禦扞也

之徒睽孤剗刺裸程袒裼鄭叔鄭莊公弟太叔段也詩裼暴虎獻于公所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攘臂

下車衆皆悅之睽離也孤獨也謂挺身刺獸剗亦刺也音苦圭反爾雅曰袒裼肉袒

也說文曰程裸也其字從禾冒楸柘槎棘枳窮浚谷底

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齧熊祛封狝爾雅曰楸山系也音仕雅反嶰謂山澗也蒼頡篇曰斥大也齧亦打也音

吉曳反說文曰兕似野牛而青色祛音劫古字通封大也狝猪也

虛起反或輕諄越悍度疏婁領犯歷嵩巒陵喬松履

修構踔躡枝杪標端尾蒼雌倚玄狻木產盡寓屬單

捷也音初稍反越音丘貽反說文曰越行輕貌度疏猶

搜索也度音所由反字林曰婁山巔也音力干反爾雅

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銳曰巒音莫寒反踔跳

也音勅教反躡音尋謂長枝也杪音亡小反標音必遙

反並木末也雌音以藥反爾雅曰雌印鼻而長尾郭璞

注曰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未有兩岐雨則自

懸於樹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

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士俗輕重不同耳倚

謂巢栖之類也寓屬謂穴居之類也罕罔合部魯弋同

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罕亦網也續漢志曰

將軍有部部下曲魯魚網也音增弋繳射也分音扶問反矰落飛流織羅絡縠遊

天啟二年刊

後漢書卷五十一

八

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

蕝遠也音名小反田獵既罷故改乘回轅

也沝上也恢大也馮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神也荒忽幽遠也重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大潢星也

導鬼

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

靈保神巫也周禮方相氏

掌執弋揚楯帥百隸以歐疫洪範五行傳曰蜮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狐詩蟲魚疏曰一名射景如鼈三足今俗謂之水弩也

梢岡兩拂游光枷天狗縹墳羊

曰正文案導當作道梢岡兩拂游光枷天狗縹墳羊

曰正文案導當作道梢岡兩拂游光枷天狗縹墳羊

安步降集波禦川衡澤虞矢魚陳啓

波禦池禦也前書音義曰禦在池中

作宰可用栖鳥入則捕之又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

之政令也左傳曰魯隱公矢魚於棠矢亦陳也國語曰魯宣公夏監畧於泗川里革斷其畧而棄之曰古者大

寒降水虞於是登川禽而嘗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也

茲飛宿沙田開古蠱諧翬終葵揚鬲斧刊雷求撥執戶

測齋鱗踵介旅茲飛則飲飛也呂氏春秋曰荆人飲飛

刺蛟殺之魯連子口古善漁者宿沙渠子使漁山側雖

十宿沙子不得魚焉宿沙非暗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

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

以勇晏子勸景公鯉之二挑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

捷持楯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

仗兵禦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雷銜

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雷頭鶴

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挑挈領而死古冶子

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挈領而死盡與治通暈亦

揮也廣雅曰終葵椎也關斧斧名也刊除也踵猶尋也

介謂鱗蟲之屬也茲衆也○劉放曰注公孫捷

持楯而再搏乳虎案如下文則此少曰吾二字

迎獵端

瀨濟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瓊龍右提蛟鼈春獻王鮪

夏薦鼈音蒲良反撓奴教反並入水貌也淪滅謂

小者為叔鮪禮記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於是流覽徧

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嶮嶮上無飛鳥

下無走獸虞人植於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於入禁園覽

謂周流觀覽也周禮曰植虞旌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

也田上樹進令獲者皆致其禽也又曰車弊獻禽以享

約注曰車弊車止也膠音力救妻遲乎昭明之觀休息

反概音七救反亦蕭條貌也木遲乎昭明之觀休息

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宏大鎮以瑤臺始以金堤樹

以蒲柳被以綠莎瀆養沆漭錯紛繁委天地虹洞固無

端涯大明生東日朔西陂純綠也音之尹反蒲亦柳也

於危反音莽並水貌也錯紛交結也終音之悉反委音

罔離滅短狐籓鯨魚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涿音丁角

也短狐即蟻也籓音七亦反說文曰刺也周禮鼈人掌

以時籓魚鼈龜蚤鄭眾注云籓謂以杖刺涇中搏取之

然後方餘皇連舫舟張雲帆施觀博靡颶風陵迅流發

擢歌縱水謳淫魚出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方猶並也

船名也見左傳舫小舟也音渠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蕭鼓

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蕭鼓文仲居蔡注云龜出蔡地故以

水鳥為相夫人也見楚水禽為鴈鷺鷥乃安斯寢戢翮其涯

為鴈鷺鷥乃安斯寢戢翮其涯為鳥也鷺鷥也鷺鷥也

為鳥也鷺鷥也鷺鷥也嘉靖九年刊

今謂之鵠鹿音括鵠也揚子異物志云能食於水而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

而巢高樹之上九少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

以整刀劍寢宿也詩曰乃安斯寢

鰓魚鱸魚樂我純德騰踊相隨

躍魚方斯蔑矣音緒似魴而弱鱗鱗音徐林反口在類也鰓音匣今鰓額白魚也鱸音嘗詩蟲魚疏曰今黃鰓魚也魴音沙或作鯿郭義恭廣志曰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詩大雅曰白鳥鵠鵠肥澤也音學言並得其所也尚書中候曰武王度孟津白魚躍入于王舟中也

然猶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伶樂官也詩之道布在方策又曰百

之賢者仕於伶官禮記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鄭注云方板也

於是宗廟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禮記曰天子歲

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克君之庖

然後擺牲班禽淤賜犒功羣師疊

伍伯校千重山巒常滿房俎無空擺音步買反班固西都則曰置互擺牲班

布也淤與飫同左傳曰加膳則飫賜犒勞也山巒畫為山文禮記曰山巒夏后氏之樽也又曰周以房俎鄭玄

注云房謂足下踞也有似於堂房矣

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

騎將鼓駭舉爵鍾鳴既觴周禮酒正中士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膳夫上士掌王之

食飲膳羞說文曰醪汁滓酒也大雅曰或燔或炙將行也既盡也流俗本爵字作爵既字作暨皆誤也

若

廼陽阿衰裴之晉制闡龜華羽之南音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禮記

日暉諧慢易之音作而人康樂賜冠

所以洞蕩匈臆發

明耳目疏越蘊愒駭恫底伏越散也蘊愒猶積聚也愒與蓄通恫音洞底伏猶滯

伏也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故

作為舞以宣導之此言作樂亦以疏散滯伏之象

鎡

鎗鎗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鎗鎗鎗鎗

音橫鎗音測庚反農郊田野也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

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

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入享來助祭也孔安國注尚書曰西旅西戎遠國也葱嶺

西域山也西河舊事曰嶺上多葱因以名焉徼塞之道也九譯謂九重譯語而通中國也尚書大傳曰周成王

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朔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

總夷戎翟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論說焉以和親之鄭注

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木名

東方曰奇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為

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語之官為

象胥音謂劉攽曰注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案文

當作通名謂總稱言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

語之官為象胥也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晏子春秋曰

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奔酌景公

曰諾范昭已飲晏子命徹尊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

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慙其君而晏子知之仲方今大漢

尼聞之曰起於尊祖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

虞之佃槃樂也虞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為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

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曲刑之舊章周禮八法

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其禁令察羣吏之理

左傳云晉趙盾為國政由質要杜預注曰由用也質要

契券也刊采清原嘉岐陽登俊命賢良舉淹滯拔幽

荒清原地在河東開喜縣北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

記月令孟夏命太尉贊陳後遂督良左傳楚平王詰

竊隱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也察

為侈之華譽顧介持之實功聘賦畝之羣雅宗重淵之

潛龍華譽虛譽也介持謂孤介持立也賦畝謂隱於隴

大猶小雅之人也乃儲精山藪思河澤日曝鼎俎耳

聽康衢管傅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厨索膠鬲於魚鹽

聽窳戚於大車窳視也音所解反舉伊尹於庖厨之中

康衢謂窳戚也說苑曰窳戚飯牛之野高宗夢得之孟

子曰膠鬲舉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

覽休祥摠括羣瑞俾使也昌言也過也三家三皇也遂

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

之白環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上帝東園集帝梧

記曰堯時焦僥氏來貢沒羽西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

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

煥魏魏而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

闕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關止也音苦完

南郡今頌奏忤登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

自劾歸融集云時兄仇子在融舍太后聞之怒謂融羞

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時左將奏融遭

當免官制曰融典校秘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太后崩

詔除希聖欲仕州郡免官勿罪林示錮六年矣

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河間王殿長史

日案廢長自是官名時車駕東巡岱宗延光融上東巡

後人不知妄加史字

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

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

車對策拜議郎續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宮端門大將軍梁肅表為從事

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

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劾

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

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

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

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肅方率厲埋

振行首以先吏士埋根言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

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

為眾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毛遂趙平原君趙勝客也居門下三年時平原

將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相與笑之比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記廝養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

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

歸高克奔陳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

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參在申為晉分并州之地西戎北狄殆將

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

言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

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

萬曆二十六年刊

後漢書卷五十一

十四

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居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

將軍西第頌以此頌為正直所羞年六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孫曰碑獻帝時位至太傅碑字

碑字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遂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

隴漢之間謂容於漢陽時易居貞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贊

之軀莊子曰曲士不可與語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

知識能匡欲者鮮矣識性也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

厚故安存之慮深求者胥靡之人也前書音義曰胥靡也

死生也此為於全之清薄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書音義曰千金之子坐

死生也此為於全之清薄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書音義曰千金之子坐

嘉靖九年刊

後漢書

卷

不垂堂此為安原其六路歸以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馬融列傳第五十五上終

後漢書六十上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後漢書六十下

天啟壬戌十月重修

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

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

六世祖勲

謝承書曰勲字君嚴

好黃老平帝時為郡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

率

王莽攻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

勲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

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事二姓哉

禮記曰曾

子有疾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簣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謚曰貞

定公

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

曾祖父勲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安郎長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稜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于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

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

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

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

居二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

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

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

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

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

作鮮朝班固作答乃斟酌羣言躡其是而矯其非是也

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

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王對問丘印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雖及胡耆獲即取

之杜預注曰胡耆元老之稱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

財聚人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也然則有位斯貴有

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

設執鞭之言摯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勝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

王道術自媒術也論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周禮滌狼氏下士八人

執鞭也甯子有清罔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甯南子曰甯子

萬曆十年補刊

愛美傳五十六

二

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胥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悅之以為大夫矸音岸胥音尸諫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良曰百里奚自鬻鬲於秦衣褐食牛暮年而後桓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曰秦養也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真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彛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瑞應圖曰景雲一曰慶雲也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感焉是以有云方今

聖上寬明聖上寬明聖賢知崇英逸聖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

相而裂士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羨音以戰反蓋亦回

塗要至僥仰取容回曲也要音一遙反言獲輯當世之

利定不撓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遺猶也夫

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彼謂貧賤胡老傲然

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暖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

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謬爾斂袂而興曰胡

為其然也謬然翕歛之胡老曰居吾將釋汝居猶坐也

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易曰有義皇之

洪寧唐虞之至時洪寧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

嘉靖九年刊

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樂人紘施王塗壞太極隨

注國語曰君臣土崩上危解解南子曰武王伐紂左

小崩曰隨則左解而走於是智者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

遂止崩而下於是智者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

講銳也電駭風馳霧雲披變詐垂詭以合時宜或

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

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胃臆也王資臣萬金而

游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

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魏四國畢從頓子

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精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

見賜白連衡者六印磊落人口從者駢組流離義合從謂

璧一雙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

蘇秦並佩六國之印駢並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

也組綬也流離光彩見也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

機以忘其危夫華離帶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

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

速速方毅天天是加詩云速速也鄭玄注云毅

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八乘寵方毅而行方猶並也韓詩

亦同此作毅者蓋謂小八乘寵方毅而行方猶並也韓詩

天當作天據今詩文正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易豐卦

也屋厚覆暗之甚也蔀注曰蔀覆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

形易文言曰天石門守辰沮溺耦耕石門晨門曰奚自

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曰奚自

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外不溺耦而耕並隱遁人也

歎抱璞蘧瑗保生戰國策不齊宣王謂顏斶曰願先生與

非不寶也然失璞不完上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

而形神不全歎願得晚人以此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

當貴清靜以自娛知足六歸反於璞則終身不辱論語

孔子曰蘧伯玉邦有道則出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

嘉靖九年刊

為保其 齊人歸樂孔子斯從雍渠乘逝而遺輕論語
 生也 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
 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夫衛一週曹遺輕 夫豈傲主而背國
 謂若弄輕細之物而去言一惡之甚也 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
 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明兼葭蒼蒼而白露凝月令仲
 黃鍾融風艮之風也月令 血春東風解凍魚上冰又仲
 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 陰爻生也詩秦風曰蒹葭
 蒼蒼白露為霜爾雅 寒暑一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
 曰蒹葭也葭蘆也 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
 之高折經地之基恒音古反 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泝
 泝庶類今甘吮滋泝泝檢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

僚恭已於職司正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

濟濟多士端委細緹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

綏也音鴻漸盈音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鴻水鳥也

朝詩曰振振鷺音于下注云鷺白也譬猶鍾山之玉泗濱

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山海經曰黃

玉策於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濱浮磬注云水中見石

可以為磬音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人素盡也

音所 曩者淇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

而吉南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音煩亦反謂禹理

隩既宅隩居也音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
 載戰于戈詩小雅曰薄伐兪兪至于太原吉甫燕喜
 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
 祭之也左傳晉出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樂而

歸故當其有事也則策筮並載擲甲揚鋒不給於務音

素和反詩小雅西商蒙荷筮毛其注云荷當其無事也

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替御之

族詩小雅曰魯我替御也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

爵位自從攝須理鬚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

足以喻其便逡巡放縱不足以况其易夫有逸羣之才

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

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絜乎煌煌莫非華

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相猶狂淫振蕩乃亂其情會矣

殉財夸者死權賈誼鶴白而賦之文也言瞻仰此事

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拾益之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

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聘駕駘於修

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

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踣音步北反下獲熏胥之辜高受

滅家之誅前書曰史遷薰胥以刑音義云謂前車已覆

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害

也音天高地厚踣而踏之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怨

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

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論語孔子曰用則行九河盈溢

非一由所防九河謂河水分為九道爾雅曰徒駭太史

也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協韻音苦郎反今子責匹夫以清宇

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

敢揚哉烟炎煙火之微細者言常懼微細以致毀滅杜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音子廉反

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晏子見伯常騫

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元首寬

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

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眺則侯王舒注肅急也舒緩也是以君子推微達著

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

息盈冲取諸天紀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豐卦曰天地盈虛

與時消息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

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

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前書司馬

和如曰游于六藝之園馳騫乎仁義之塗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

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

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

樞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納玄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

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

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霞不除踴躍草萊祗見其愚

不我知者將謂之迂龜鳳喻聖人霧露喻昏闇也迂曲也修業思真棄此

焉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數厭也渝變也百歲之後歸乎其居

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幸其獲稱天所誘也謂小人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也遇害罕漫而已非已咎也罕漫猶無所知聞也非君子之咎也昔伯翳綜

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

德於衡軻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能與鳥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間牛鳴

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專帝舜帝

賜姓曰董氏曰豢龍並見左傳奚仲薛之祖也世本日奚仲作車衡軻也軻軻也倕氏興政於

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圍狼臠取右於

禽囚倕舜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為周穆王御驊騮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周孝

秦並見史記圍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獸於殺晉專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臠取戈斬之遊以為車右臠音舒能反

於筋角飲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

於談優弓父弓工也關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

駢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人仗飛入江斬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

格五待制格五今之篋也東方朔以善談笑能優得幸

預注左傳曰優調戲也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

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前書上官榮

門郎從上之象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按樂雖風蓋於是

公子仰首降階怵而避怵心慙也怵音胡老乃揚

衡含笑援琴而歌衡眉目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條穢

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

言嘉靖九年刊

息兮無由三踵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大清謂

液謂和氣靈液也亭亭不峻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

之貌越也音丑教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嘗以經籍之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誤後學熹

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璽應等堂谿建寧

曰典字子度類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嘗乃自

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洛陽記曰太學在

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

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

兩填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

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三互

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謝承書曰史

原相也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

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

地家家皆能為函故無函匠也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

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縣音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

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恠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五十一

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

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

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五

自生留閣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

以才宜還守本邦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

起徒中為二千石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又張敞亡命

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五繼以末制乎前書敞字子高

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敞而

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

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請州刺史器用可換者

無拘日月三五互有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

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

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說

曰牘書板也長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

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

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

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

曲纏繞所以摹印章蟲書謂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

為蟲鳥之形所以書旅信也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

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

天啓二年刊

史集卷之二

年七月制書引咎詰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

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宜王遭旱密

勿祗畏無以或加尚書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

漢篇序曰宣王遇旱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臣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密勿祗畏言勤勞戒懼也

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普歷反史記曰霹靂陽氣之動也

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翼

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詩大雅曰昭事

上帝聿懷多福聿遂也懷來也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

祀典左傳曰國之大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

又備朱衣宰府謂司徒喬玄府也朱衣謂祭官也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者絳袴鞮鞮音交代反

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劉放曰案文屢委有

司雖有解除猶為踈廢謝除謂過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

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

貞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

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

人貪利傷民則蝗蟲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

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

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

勝憤憲謹條宜所施行表左表左謂南之表左表左謂西之表左表左謂東之表左表左謂北之表左表左謂南之表左表左謂西之表左表左謂東之表左表左謂北之表左

一專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時以事上帝故云明堂月令曰孟春之月立
春立夏立秋立冬以事上帝天子之居也其方之帝季夏之
未祭中央帝也所以導致神氣四福豐年增廟祭也
追往孝敬養者所雍示人禮化皆皇帝者之大業祖宗所
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考國陳喪宮以產生及吏卒小汙
屢生忌故小汚謂之穢穢見尚郊齊祀未嘗有廢至於它
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
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
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
所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歲秩其議脩季祀以
年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為人祈福前後制書推心懇
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

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無

廢祭之文也禮記曰妻將生子以月辰居側室夫使所
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也

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

中耳儀禮曰有死於宮中者
則為之三月不舉祭豈謂皇帝居之曠臣妾之眾

哉自今齊制宜如故典庶谷風靈之灾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

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灾異援引

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

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灾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

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

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途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項者
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
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言
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略曰
生天意若曰貪饕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
民蠶蠶人者象暴政者蠶而蠶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
義而反尊禁則虎食人辟屋殺入亦象暴政妄有喜怒
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類政修已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
狼威教安施或若蝗蟲宜勅正衆邪清審選舉退屏貪
暴魯魯公小國諸侯勅政修已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
月甚雨之應也况萬粟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教以輔
善政陛下參先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教
好學流布遠近可謂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
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大端不虛至災必有緣朕以不

德隱之言所以格祿偽將何
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慎默
教寧我人其各悉心所崇
政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

勸忠蹇謂樞要之官**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失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

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

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

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

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

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是時奉公**

者欣然得志邪在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

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素護邪之口辭觀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平和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

年一貢士一歲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孝武之世郡舉

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

之得人敷路而已敷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

者所國理政亦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

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非非以教化取士之

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願引經訓風喻之言

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

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

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

人及仕州郡苦老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性於白

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

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

者論語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耶玄

孔子之言當辨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去職也理人

利為績日月為榮和此定分明而今在任無復

能省及其還者多之拜請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

之冗散如有彙故官當極其加誅豈有伏罪懼考及未

還轉更相效効臧否無章先帝在與未嘗有此可皆斷

絕以覈真偽此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

多一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

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品清從制不敢踰越今

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

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

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以迴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

周禮曰喪視掌大喪及一棺飾棺及載遂御之鄭玄注云

祖謂將葬祖祭於庭載一兩升柩於車也。劉歆注曰恒

思皇后案恒當作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

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

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元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

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

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

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

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光

和元年遂置都門學

嘉靖

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初州郡三公塞用
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
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
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
張華太史令單鸞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
太極殿西有金商門也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
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亡續漢志曰
光初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
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微篇曰帝貪則
政暴吏酷則計除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
寺雖難欲化為雄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
問邕對曰雞之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時也
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時也

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距而鳴將是后父
禁為平陽侯文立為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自
兄子為太司馬由是為亂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
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
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及頭冠或成為患滋大
也。劉歆曰若是后父禁為平陽侯案如上文此歲少
一歲字又當作陽平侯非平陽也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
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
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而不言易曰括囊無咎以邕經學
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
生疑諱具對經術以卓囊封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卓囊也
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衷臣未學持
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

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
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
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青之發不於它所遠
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
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北母趙嬈貴重天下嬈音文生
則貨藏侔於天府死則其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
典郡續以求樂門史霍工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
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其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
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趙嬈及霍霍王也今聖意勤
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非水顯為王所進光祿勳偉璋

也璋名也漢有姓偉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玘音玄蔡邕集玘作玄屯騎

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

思引身避賢之福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伏見廷尉郭禧純厚

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

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謂股肱也委

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雕琢猶鐫削以

成其罪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

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

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

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眾心不厭莫

順治十五年刊
後漢傳五十一
七

之敢言厭伏也音一葉反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幾以荅

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

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慙感激忘身

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

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

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

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默者皆側目思

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子文著漢職儀

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

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

隱切志欲相中中傷也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

自陳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臣屬

吏張宛長休百日休假也前書音義曰休病滿百日當免也郃為司隸又託

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續漢志曰書佐主幹文書及營護故河南

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為用致怨之狀邕集其奏曰邕屬張

宛長休百日日郃假宛五日復屬河南李奇為書佐郃不

為召太山黨魁羊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為

尚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郃被詔書考胡母班等辭

與陟為黨質及邕頻詣郃問班所及郃不應遂懷怨恨

欲必中傷郃制曰下司隸校尉王處上邕集作蔡母班也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

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

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
 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
 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詔金
 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齊猶持也與賈通臣實愚
 戇唯識忠盡出命忘驅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
 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建康寧之計
 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使用疑怪盡
 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
 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
 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季

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
 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
 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
 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
 前者所對質不及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質為下邳相故不聞也而衰老白
 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阬堞誠寃誠痛臣一入牢

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趣音促飲猶隱卻告

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邕集曰光和元年都
 官從事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邕送維陽詔獄考吏張靜
 謂邕曰省君章云欲仇怨未有所施法令無以此詔書
 又刑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
 如此豈一事乎谷曰曉是吏遂飲章為文書臣賢
 案俗本有不解飲字或改為報或改為款並非也死期

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并坐句乞則身死也

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為萬姓自愛於是下邕

質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

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

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

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

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

即西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

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

十意猶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曰臣既到徙所乘塞

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

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

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唯記紀

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

畧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

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

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常撰錄會臣被罪逐放邊野恐

所懷隨軀朽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

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

五及經典羣書宜摺據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

并書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

有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

意第五車服意第六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

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

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屬猶勸也音燭

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

天啟二年刊

後漢傳五十一

二十一

輕我邕拂衣而去智術之密告邕然於囚放謗訕朝廷

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張騰文士傳曰

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

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

之觀以竹為椽邕取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

為笛奇聲獨絕也

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

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傳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有鳴

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初邕

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

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憇嘆聲也音憇以樂召

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

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

以告莫不慙然慙猶怪也音武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螿蚘方

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螿蚘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

惟恐螿蚘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

然而笑曰莞笑貌也音胡板反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

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

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
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
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
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
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
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
瓜畫兩轡遠近以爲非宜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
引皇太子皆安阜朱輪青蓋
金華瓜畫轡
廣雅轡箱也卓於是改乘皂蓋車續漢志曰中二千石二
千石皆皂蓋朱兩轡
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言
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佞用○劉敞曰案文多自佞用不
戒文理當云卓佞多自佞

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
也吾欲東奔兖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
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
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
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
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
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其爲逆哉卽收付廷尉治罪邕陳
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
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
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

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

於後世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

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算緒推酷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

當世非也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

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碑退而

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

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

時年六十一縉紳諸儒莫不流泣北海鄭玄聞而歎曰

漢世之事誰能正之兗州陳雷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

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

傳四十二篇因李儼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誌

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論叙樂大訓篆勢祝

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

悲也流極皆效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

見照燭臨風塵謂迫促之令不其意豈及

語平日倖全人謂迫促之令不其意豈及

遠捷步深林高謂迫促之令不其意豈及

得乎董卓一更謂迫促之令不其意豈及

嘉靖九年刊

卷五十五下

三

之後福易同人其馬胡駿子獨以跋之無懷慶謂思左傳鄭伯見君為之不舉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王允也放此為戮放音甫未或聞之典刑
賈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後謂紗帳女樂
之類音伎謂鼓琴吹笛之屬也豈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
徒謂對事於金商門指籍梁懷董名澆身毀籍梁謂融
內籍梁與

賈幸為作西第頌懷董謂邑懷董卓之恩也澆薄也
劉攽曰此卷內詔字多改作制字待詔作待制是也
又言詔羣臣各言政要亦本是詔字蓋武太后諱照
此時悉回避照字後人既已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終
後漢書六十下

天啓三年刊

後漢書五下

二百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左雄傳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常時舉孝廉稍遷冀州
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
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
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
虞翊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
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
為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為白伏見議
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為警戒實有

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謨謀也即尚書立政無逸篇之類也宜

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巨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

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

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

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尚書臯陶謨之詞也惠愛也黎眾也分伯建侯代

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典故詩云有滄淒淒與雨祁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也滄陰雲也淒淒雲與貌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先

及私田乃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為政率勞百姓

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

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

如虺蜴也褒豔謂褒姒也豔美色也七子皆褒姒之黨謂皇甫為卿士仲允為膳夫家伯為宰番

為司徒蹶為趣馬聚子為內史耦為師氏也厲王淫於

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

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也詩宗周既滅

小雅番音方元反聚音側流反耦音記禹反

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剗削也五縣等謂諸侯

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

人什伍而相牧司犯禁相連淫不告姦者腰斬楊雄長楊賦曰秦窳窳其七封豕其人也

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

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

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
 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
 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
 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漢初
 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
 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
 辜為威風聚歛整辨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
 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
 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國語曰閩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馬歸

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
 亡者也○劉攽曰注畜貨聚馬案國語作聚馬此誤

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與同疾疢見非不舉

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朞匝也謂一歲言善不稱

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遣也或因罪

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罪潛遁以求高光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

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

案而亡不受罪赦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

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

部吏職斯祿薄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

者充家特選橫調謂徵也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

和氣未洽災青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

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也而齊於匹豎

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

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

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

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

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昔人林

反寬其負筭負欠也筭日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

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

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

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此氏難故亦云中興也

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

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

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

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

陽地皆震裂水泉漏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灾

異以為下人有逆上之徵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又上

疏言宜密為備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

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宮猶無

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為寇

賊連年死亡大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闕
 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
 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
 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
 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
 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
 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
 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
 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文吏課牋奏副之
 正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

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

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

好學樂道隨父慎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推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

脩令遷琅琊都尉也年來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

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解見順帝紀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

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

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

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

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

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

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
雲集京師初帝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
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
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
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
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
之日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
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
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

不宜追錄小惡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
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
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
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
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
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恩宿愆欲特加顯賞案尚
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
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過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
所歡恨祭紉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
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

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
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入之心
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
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
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
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示為吏民所怪梁冀
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灾危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
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
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灾尤大
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

還阿母之封以塞灾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
本節雄言數切至熾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

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遘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
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

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禮記曰公

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

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後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

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

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

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

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先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厥韓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傳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官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為閹太后

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

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

失行久而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

美之鄭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

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竟傳也今

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王上

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

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

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

安後長樂少府朱伉音丑良反代郃為司徒舉猶為吏時孫

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陽令促

期發遣舉說朱伉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

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為順帝也雖韓彭吳賈之

功何以加諸韓信彭越吳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

路天拆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伉曰今

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

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

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

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伉乃表諫帝果從之舉

後舉茂才為平丘令平丘縣屬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

陳留郡

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

帝置章御坐以為規誠章謂所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

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

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

不出而焚死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

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焚火俗至其亡月咸言神靈

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

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

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

溫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

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五十一

七

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
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
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
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
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臯極孔安國注
云皇大也極中也言立大中之道
而行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
訓王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訓亦遜之義羣司
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
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
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

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
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
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
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
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
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
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
致也非但陛下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
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歿終
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
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間出

傾宮之女於諸侯成湯遭災以六事尅已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也魯

僖遇旱而自責祈雨解見楊厚傳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

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

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

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鱉為

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之文陛下

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緣木求魚

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却行而求逮於前

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

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

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

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稽覽圖之文也惟陛下

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

得失舉等並對以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

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

邪者為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

羣臣別音反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

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

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

天啟二年刊 後漢書五十一 十一

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

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

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

丙禾偃大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

王禮申命魯郊而天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

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

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

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

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春秋

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

魯襄公之子春秋經書

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崩又曰今北鄉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

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灾青之

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栢馬等七十人同舉

議帝從之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

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

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乎洛水周

曰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泮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

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絜於東流

水上自洗濯祓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

酒闌倡罷繼以鼙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纂文曰

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鼙露歌曰鼙上露何太僕張种

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萬曆十年補刊 爰莫專五十一

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

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

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也商至秋果薨商

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

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

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眚舉

對曰陛下初立遵脩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

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

誠可危懼書曰僭恒賜若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

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

竭宜密嚴勅州郡察疆宗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

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

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

光祿大夫周栩前貴州刺史馮羨尚書樂巴侍御史張

綱交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竝守光祿大夫分行

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減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

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

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

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南太守徵為大鴻臚

及梁太后臨朝詔以煬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

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

先塲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曾閔公無子庶

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

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事見左氏傳及定公正其

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

公也將正二公之位親盡故通言先公也今塲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

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

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

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為宰

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

賢如渴封墓軾間以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此于墓軾商容間故公

叔見誅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

文子卒其子成請謚于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

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文乎謚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為右扶風宣帝下詔

褒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故曰蒙述也○劉放曰注尹翁歸為右扶風案文少一卒字故

光祿大夫周舉性倅夷魚伯夷史忠踰隨管隨會仲前授

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咨十有二牧欽哉

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

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良為愴然

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戎汝也錫賜也祉福

也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

旌委蛇素絲之節焉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子總

音總字臣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

南名夔為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總總恥交報之因杜

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

命者莫敢不應唯總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

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窺身慕

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

乃開門延賓游談晏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總卒時

年五十蔡邕以為知命自總曾祖又揚至總孫恂六世

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傳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

苑傳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

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

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

國少康之色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有司劾不敬詔下

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

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

崇禎三年刊

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

萬歲亭在今洛州故高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

登太室開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

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

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

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

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

為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

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宋王對楚襄王問曰客有

歌於郢中者為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足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

樊君樊英也事

具英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

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

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

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

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卽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

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

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間者以來卦位

錯謬

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為歲紀歲七

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

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算卽主歲之卦也寒燠相

干蒙氣數與日闇月散

蒙陰闇也散謂不精明

原之天意殆不虛

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

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府也

外命史官

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

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宜更見引致

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大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緇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二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幸

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才塞無狀也。劉放曰注郭都之等案文多一之字

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願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遠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因從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致後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春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

籍千畝號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

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夫人之犬

史順時頒土農祥晨正日月辰于天廟先時九日太史

告稷曰陽氣與蒸土膏其動發以古王王即齋宮百官

御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於千畝王王即齋宮百官

弗聽後師改續十姜氏之戎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

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度政以郵人雖詩詠成湯之不

怠違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借不

文王至干日中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

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

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

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

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西北風口不

風見呂氏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

春秋也逆和氣以致時風通義曰入風者八卦之氣入風以時

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也育生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乾卦象曰天行健

也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

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

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

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

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宐改革帝

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

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

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

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賚賞以

宐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啓爾

土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劉牧曰正文以宐周公案以宐不成

文理當作宐以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

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

致太平是以大啟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

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

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

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

益戶增封以顯其功高祖為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霍光廢昌

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戶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

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

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

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

所飾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

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

附免廢復拜瓊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

為邳鄉侯說文云邳潁州周承休侯國元始二邑千戶

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

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

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

乃稱疾不起五侯謂左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

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

君者務疆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

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

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

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

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

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

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

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

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

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

泮水喻危陷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形北

枳棘喻艱難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

未有天下之兆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

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

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
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
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
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
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曰金口言木舌也塞陛下耳目之明更
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
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音才反賢愚
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猶言宦官罪穢宜誅
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新之敝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
火未沒然因謂之安方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
今之政何以異此也

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
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
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
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
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
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
哉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不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
而殺之丘聞刳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數涸澤而漁則
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
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
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
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和黨自冀興盛腹背相

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
 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
 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跡所謂抵金玉於沙礫音抵也
 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
 授杼解見冠伯奇至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
 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安王不信其母
 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王如
 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
 日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之乃逐伯奇
 也。劉放曰注伯奇王國子案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
 伯奇是尹吉甫事王國未詳
 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
 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求歿負驥益深敢以垂

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三者數之極
三三生萬物天地人之數也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
以三為名者取其深之也

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

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

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

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

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

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變賊事

副府副本諸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感琬曰江夏大邦而變多

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循身貴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
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深蓄爲光祿勳深相敬待
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即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
者爲茂才又次謂久時居官次也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
光祿茂才音乃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
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爲權富
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
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
免蕃官琬躉俱禁錮躉字子衆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

言事者多訟題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
爲魯東海二郡相往忱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
自整家人莫見隋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
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爲
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
少府太僕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
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
以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
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
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啟神之

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

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

盧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援劍而屬之於屈塵曰子與我

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盧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於

盧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子胡不

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焉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吾

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

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

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又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

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

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尚書太傅曰古

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二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號

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教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緹之一緹必爵再

緹以地三緹而爵地畢也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

日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

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

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舛望難裁自是竊名

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

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劉攽曰案文當作因時識宜而黃

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彌狹也拂巾袵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义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暉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

將帥之宏規王龍張皓虚心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是遠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碩德繼興碩大也陳蕃揚秉處稱將王暢李膺彌縫衣闕彌縫猶職有闕陶獻晉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宏儒遠智高心繫行激揚風流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

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其智力帷幄容其蹇辭其遠而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室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實宰皇甫張段出號名爾合也詩云衮惟仲山甫補之朱穆劉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謝事者以黨錮致灾

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道廣雅曰道急也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

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下著彙類也

其彙謂之登朝理政竝紆災昏紆解也音瓊名夙知累

章國疵疵病也琬亦早秀位及志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家反

左周黃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